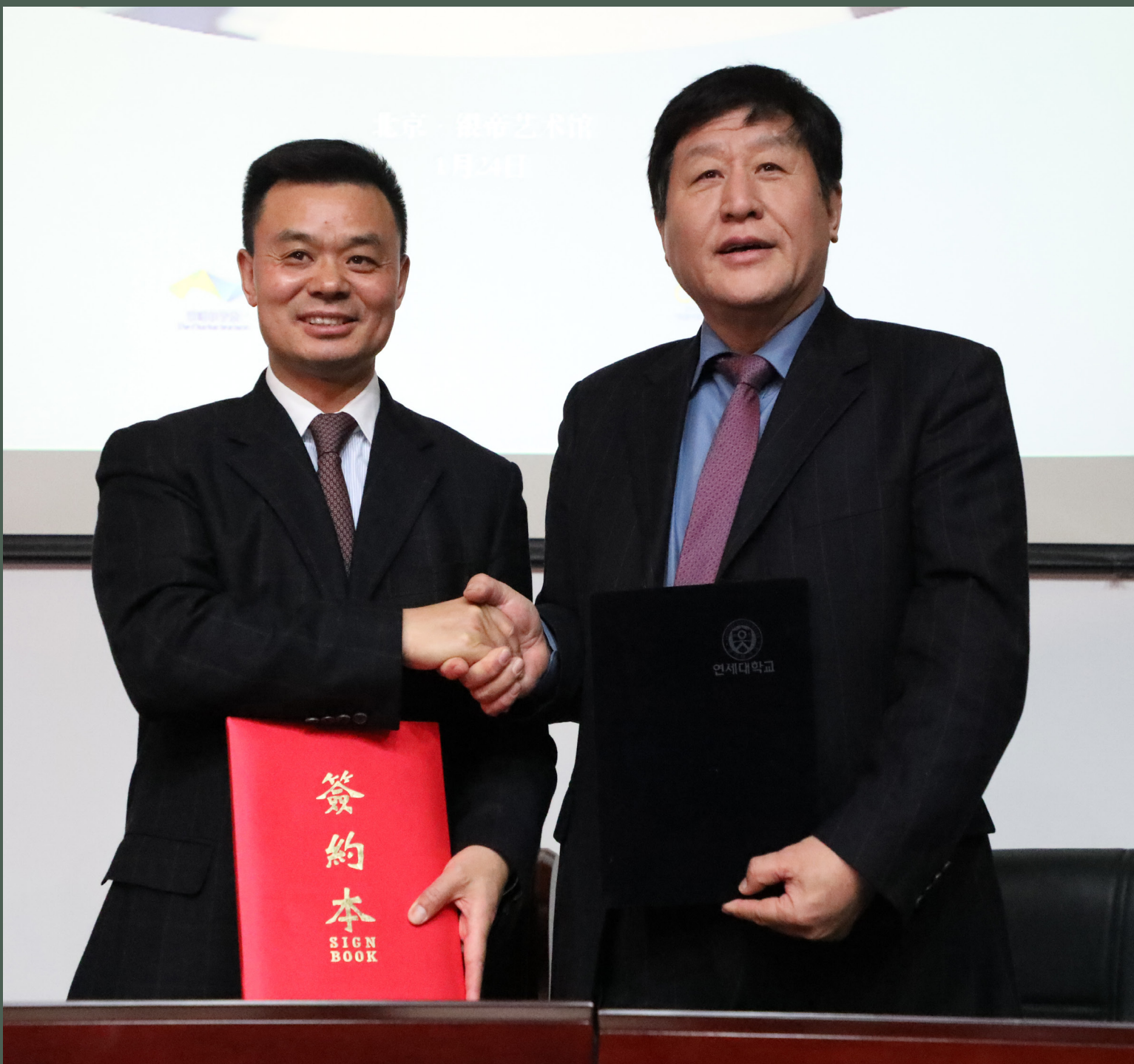


察哈尔
快讯

CHARHAR NEWSLETTER

2018年2月 总第2期

2018 vol.2



✚ 新征程，新气象——察哈尔学会与CGTN全频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 王海运：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深化战略价值认知，找准重点着力方向

∞ 庞中英：国际领导的悖论

CONTENTS

08 Charhar Focus

04 · Major Events

04 New Journey, New Spirit——The Charhar Institute has set up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all channels of CGTN

12 · Recent Trends

14 Voice of Charhar

14·Authoritative Views

10 Wang Haiyun: Cooperation in Constructing The "China-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Deep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Strategic Values and Aiming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Focus

18 Pang Zhongying: The Paradox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24 Using cooperation to build confidence

24 China opens new chapter in Africa relations

25 With Netanyahu's visit, India pivots to Israel

30·Expert Perspectives

36 Belt& Road Monthly Trends

36·Belt& Road Focus

38·Belt& Road Trends

46 Notice

46· Upcoming Event

目录

08 察哈尔焦点

04 · 学会焦点

04 新征程，新气象——察哈尔学会与全频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07 · 近期动态

14 察哈尔声音

10 · 权威观点

10 王海运：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深化战略价值认知，找准重点着力方向

18 庞中英：国际领导的悖论

24 王义桅：全球合作建立战略自信

24 贺文萍：中非关系开启新篇章。

25 龙兴春：以色列总理访印，印以关系能否回暖？

28 · 专家视角

32 一带一路月度动态

32 · 一带一路视点

34 · 一带一路动态

42 公告

42 · 活动预告



学会焦点 Major Events

新征程，新气象——察哈尔学会
与CGTN全频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New Journey, New Spirit—— The Charhar Institute has set up
strateg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all channels of CGTN

“

2018年1月24日下午，察哈尔学会·CGTN2018国际传播高端论坛暨察哈尔学会与CGTN全频道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银帝艺术馆举行。

“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14th, 2018, The Charhar Institute - CGT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Forum a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 CGTN All Channels Strateg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was held in Beijing Yindi Gallery.

2018年1月24日下午，察哈尔学会•CGTN 2018国际传播高端论坛暨察哈尔学会与CGTN全频道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银帝艺术馆举行。

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张泽群担任主持。他表示，无论是国家或民间智库都在为世界阐述“中国梦”，察哈尔学会与CGTN的五个语种频道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启了新征程、新气象。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博士指出，媒体需要智库的思想与观点，智库离不开有影响力的媒体的传播来影响公众。智库不是学术机构，不从事学术研究，只针对政府、社会的问题提供药方、提供建议，这是他创办察哈尔学会的体会。他表示，察哈尔学会非常重视与CGTN开展广泛、有深度的合作，希望未来共同探索合作模式。



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讲话

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主席、国新办原副主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在致辞中指出，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和“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正在塑造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全球传播新秩序，察哈尔学会与CGTN彼此互补，藉此提升传播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主席、国新办原副主任王国庆致辞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副主任、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表示，媒体须重新适应当今瞬息万变的局势，CGTN是一个致力于提供一个满足观众的大平台，与察哈尔学会的合作将有效传播中国声音。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原常驻联合国大使沈国放在会议上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有四个要素。首先需要对自己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和差距，不能盲目乐观。其次，通过增强国家软实力来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他还在会议上指出，要以相关国家能够接受的语言来传播中国故事。要实事求是进行分析、调研，要研究对方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以及沟通方式，以便于读者接受。最后，他表示，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交流沟通手段、跟上时代步伐、铺垫舆论话语权。

学会秘书长、驻法国斯特拉斯堡前总领事张国斌认为，推动民间外交至关重要，同时还可以与公共外交相结合，官方、民间，非官方三方的结合是最好的选择，并预祝未来双方合作顺利。

接下来的签约仪式上，学会秘书长张国斌及央视外语频道总监江和平分别代表各自机构签约。



张国斌秘书长与央视外语频道（CGTN）总监江和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开更多形式、更深领域的合作背书。双方将以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为契机，加快推进察哈尔学会与CGTN的全面业务合作，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整合，落实战略合作协议内各项内容，提升合作层次，将察哈尔学会和CGTN的合作共赢推向新的高度。



智库与媒体强强携手，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展开注入新的活力；传中国经验，造共荣之势；举中国方案，践大道之行；展中国担当，呈公共产品。

（完）

之后的“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与智库-媒体合作”研讨会分两个议题展开，分别为“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及“智库与媒体如何合作：路径与方法”。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常驻联合国大使沈国放，CGTN副总监、俄语频道总监丁勇和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国新办国际局原局长江伟强，CGTN英语新闻频道总监刘聪分别做主题发言。

察哈尔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国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周虎城，学会高级研究员王冲，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CGTN新媒体新闻编辑部副主任梅焰就第一个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第二个议题下，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副秘书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副主任赵新利，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贺文萍，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级研究员龙兴春和CGTN法语频道总监宋嘉宁分别发言。

人民网、国际在线、中国新闻社、CCTV4中文国际频道等媒体也参会进行了报道。

CGTN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因时而生、因势而为，以“See the difference”为宗旨，承担起打造一个与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主流媒体的历史重任。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重要的非官方智库，与CGTN一道为讲好中国故事积极贡献正能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智库。此次签约仪式旨在为双方今后展

近期动态

Recent Trends

1月12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7年年会在京召开，本次年会以“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主题，探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国际关系专业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为2018年中国外交事业谋智力、绘蓝图。外交部副部长、党委书记张业遂与会并做专题报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做学会2017年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出席年会并以“新时代 新思想 新作为”为题做主旨发言。



On January 12th, the 2017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Chin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 held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topic of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CCPC and to set up a new dimension of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is convention focused on the major problems such as, the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ituation and training personnels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roviding ideas and plans for China’s diplomatic development in 2018. Zhang Yesui, the vice minister and the party secretary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RC attended the convention and gave a keynote speech. Qin Yaqing, standing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admaster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gave the working report of 2017. Dr. Han Fangming, vic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ttended the convention and gave a keynote speech on the topic of “New Era, New Ideas and New Actions”.



1月15日下午，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扬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18年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新春招待会暨扬州美食品鉴会”于北京宋庆龄青少年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中心举行。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张国斌，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吕凤鼎，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张九桓应邀出席本次会议。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15th, the 2018 New Year Reception of China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and Yangzhou Delicacy Convention was co-held by China Public Diplomacy Association, Y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China Song Qingling Foundation. Zhang Guobin,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Lv Fengding,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Policies Advisory Group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Office, co-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Zhang Jiuhuan,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attended the reception.



1月16日下午，由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圆桌第60期“新时代的中美日关系研讨会暨加藤嘉一《我所发现的美国》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学会高级研究员王冲担任主持，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国际传播委员会秘书长周虎城代表主办方致辞，《我所发现的美国》一书出版方——东方出版社历史编辑部主任陈卓代表出版方致辞。

In the afternoon of January 16th, the 60th Charhar Roundtable, a symposium on the topic of the new era's China-America-Japan relationship and the book launch of Kato Yoshikazu's new book, My Journey on America, was held in Beijing. The roundtable was hosted by Wang Chong, a senior fellow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Zhou Hucheng, the executiv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Institute gave a speech representing the Charhar Institute. Chen Zhuo, the director of the Historical Editing Department of 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 Ltd, representing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book, also gave a speech.



1月21日，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东南亚与南亚分会2018新春年会活动在京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迎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实现中国梦”。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东南亚和南亚分会会长、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出席本次年会并致辞。

On January 21st,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chapter of the 2018 New Year reception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WRSA) with the theme of “Embracing the new era, opening a new journey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was held in Beijing. Dr. Han Fangming, vice chairma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and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who was also the vice chairman of WRSA and the chairman of its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chapter attended the reception and gave a speech.



1月31日，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2018年年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主题为“凝聚中国智慧，开辟金砖合作光明未来”。察哈尔学会作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单位，应邀派学会高级研究员赵可金、贺文萍、王义桅出席会议并发言。

On January 31st, the 2018 new year reception of the Chinese Council o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RICS think tanks with the topic of “providing Chinese wisdom and opening up a bright future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RICS” held by the CCCPC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was held in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Zhao Kejin, He Wenping and Wang Yiwei, senior fellows of the Charhar Institute were invited to the reception and gave speeches.



伴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对俄口岸建设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

权威观点

王海运：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 深化战略价值认知，找准重点着力方向

作者：王海运，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能源外交研究中心首席顾问，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原国防武官、少将
文章来源：《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6期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由两大通道组成：中国华北经内蒙古通往蒙古国和俄罗斯；中国东北通往俄罗斯。

中蒙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原则指引下，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不论对三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化，还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北亚经济板块的崛起，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自“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提出以来，三国合作共建的热情不断增高，早期收获令人鼓舞。为了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取得更加积极的进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其战略价值的战略认知，在厘清有利与不利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重点着力方向。

一、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的提出

2014年9月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期间，中蒙俄三国元首举行首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建议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跨欧亚发展带”、蒙古国的“草原之路”进行对接，共同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得到了俄、蒙两国元首的积极响应。

三方一致认为，三国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下深化合作，不仅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国家关系优势，而且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发展要素高度互补，完全有条件实现基础设施和规则制度的对接创新，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自此，“中蒙俄经济走廊”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框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合作的重要方向之一。

2015年3月，中国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该白皮书为“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六大经济走廊，其中之一即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同年7月，上合组织元首乌法峰会期间，中蒙俄三国元首再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

2016年6月上合组织塔什干元首峰会期间，中蒙俄三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正式签署。同年9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作为“一带一路”首个多边纲要的《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

自“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提出以来，短短三年时间里，有关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例如，确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跨欧亚发展带”“草原之路”倡议的框架内开展铁路过境运输合作，共同编制“辽满欧”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建设规划，开通俄中集装箱联运班列，联合发展北方海路、滨海大道-1、滨海大道-2国

际交通运输走廊，开工建设“二连浩特—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等等。

二、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战略价值

做任何事情，只有充分了解其价值、意义，方能激发有关行为体的积极性。在“中蒙俄经济走廊”问题上，同样只有深化对其战略价值的战略认知，方能调动有关各方以积极姿态投入共建合作。

第一，“中蒙俄经济走廊”体现着“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潮，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谋求与沿途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大战略倡议；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践行“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打造“紧密朋友圈”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引领新时期的全球治理，营造新型国际秩序的宏大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载体，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的国家大战略。“一带一路”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时代潮流，承接沿途国家发展繁荣的梦想，承载中国全球战略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那样，“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符合沿途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迫切需求。

“一带一路”传承古丝绸之路“和平、合作、和睦”的理念，体现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和谐、促进世界人民团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价值，着眼于弘扬中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理念。例如，国家不分大小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理念，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理念，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自主选择的理念，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理念，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不同文明包容互鉴的理念，营造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模式、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差距的新型国家关系理念，等等。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整个欧亚大陆，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这一幅员辽阔的地区，是全球地缘战略的中心地区，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同时也是中国扩展大国影响的主要进取方向，经略海洋的地缘战略纵深。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可望推动地区国家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更加深入，进而打造新兴力量战略协作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沿途各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且可以为新时期的全球治

理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推动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各种挑战接踵而来的时代背景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有望为抵制“逆全球化”提供重要依托，加快形成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推动各国经济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交流和融合，进而为全球化再平衡提供新的范式。

第二，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有利于发挥三国间的区位优势 and 互补优势，实现三国的共同发展。

中蒙俄三国毗邻而居，往来便利。连接三国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丝绸之路四大通道之一，曾经对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不仅有利于打造北联南通、达欧通洋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促进三国间的物流畅通，而且有利于带动沿途经济区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带。特别是对于蒙古这个地处大陆腹地的内陆国家来说，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可为其提供东出太平洋的出海通道，对蒙古国重大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由于自然禀赋、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三国在发展要素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俄罗斯油气、煤炭、水电等能源资源蕴藏丰富，是世界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但是作为其传统出口方向的欧洲市场不断萎缩，急需开辟亚太出口市场，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蒙古国煤炭资源丰富，同样急需寻求稳定可靠的出口市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需求旺盛，市场容量巨大，是国际能源市场的“战略买家”。俄罗斯拥有辽阔的黑土地和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蒙古国拥有广袤的牧场，而中国则拥有广阔的农牧产品市场。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必将有力地推动这种资源与市场的互补优势转化为共同发展优势。

俄罗斯处在“再工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蒙古国处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技术和设备相对先进，并且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富裕产能以及庞大的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为俄罗斯与蒙古国所利用，服务于两国的“再工业化”及现代化发展。

三国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及跨境输电网络、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通关和贸易便利化，开展旅游、智库、媒体、环保、救灾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对于俄罗斯与蒙古国更好地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利用亚太发展的机遇，对于中国扩大发展纵深、解决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战略性“利好”。

在相邻地区发展战略方面，三国也存在实现互补

合作的强烈必要性。中国推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俄罗斯推出“远东开发战略”，蒙古国推出了“草原之路战略”，三国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显然有利于三大战略的联动发展，协同推进。

第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三国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睦邻友好合作是相邻国家求安全、谋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中俄、中蒙、俄蒙所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根本宗旨即在于此。

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政治关系与安全关系的物质基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由于涉及领域广泛，合作紧密度高，对于夯实三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物质基础作用十分突出。

就中俄关系而言，经过二十几年的平稳发展，战略协作已经提升到很高的水平。但是，相较于政治与安全关系，中俄间的经济关系发展明显滞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必将进一步夯实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物质基础，为中俄关系的扩展与提升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中蒙之间也存在经济关系发展滞后的短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同样也可以起到夯实两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物质基础的重要作用。

俄蒙之间虽然存在比较紧密的传统经济联系，但是由于缺少增长点，合作规模较小。“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既有利于推升俄蒙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又有利于促进其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深化。

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推进，三国间人员友好往来必将大幅增多，人文交流必将更加丰富，从而有望增进相互理解，加深睦邻友好，为建设“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关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长远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对于打造三国“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有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第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有利于打造北亚新型区域经济板块。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不仅有利于中蒙俄三国经济的协同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北亚新型区域经济板块的崛起，重塑亚洲经济格局，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抬头的大背景下，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在内的“一带一路”建设，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必将有力地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第五，“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有望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中俄边境线

“中蒙俄经济走廊”相对于其他五大经济走廊拥有诸多独特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和发展要素互补优势、政治关系和顺优势和安全环境稳定优势。这些优势的发挥，有望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走在各大走廊建设前列，产生示范效应。

“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各大经济走廊中已经率先起步，三方合作共建的积极性持续高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不仅实现了以共建该走廊为中心议题的三国元首每年一次的会晤，制定了“一带一路”首个多边合作纲要——《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而且互联互通大项目建设、口岸建设、“超前发展区”建设等多领域合作相继展开。“中蒙俄经济走廊”合作共建成果，不论是“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等“一带一路”核心理念的践行和弘扬，还是规则制度的对接创新，均可为其他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值得三国做出齐心协力的努力。

三、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有利因素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存在众多有利因素。要实现上述战略价值，必须充分调动和利用有利因素，为合作共建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

有利因素之一，符合三国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利于发挥三国发展要素的互补优势。

中蒙俄三国都是发展中国家，中俄两国还是新兴

大国。在相当长时间里，三国的根本性国家任务都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三国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须走合作共赢之路。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论是铁路还是公路、机场还是港口、油气管道还是输电网络，三国均存在强烈的合作需求，要求三国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中共同发力。

中蒙俄三国间的这种巨大互补优势十分宝贵。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释放这种互补优势的能量，符合三国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促进三国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有望得到三国民众和企业的广泛支持。

有利因素之二，三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国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中俄、中蒙间分别长达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由冷战时期的剑拔弩张变成今日的和平安宁、友好往来。1994年中蒙签订了《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2001年中俄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俄蒙之间也于2014年签订了《友好关系与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已经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均高度评价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蒙关系也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三国相互间高水平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为深化经济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基础。

有利因素之三，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合作理念越来越成为三国的共识。

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新型合作理念，不仅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而且对于消除分歧、统一意志具有重要的推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型国际合作理念越来越成为中蒙俄三国的共识。这在三国间签署的各种文件和三国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共识有望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提供重要的理念保证。

有利因素之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是俄罗斯与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产生巨大辐射力，作为中国友好邻国的俄罗斯与蒙古可望首先受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可望成为重要传导机制。

中国相对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与俄罗斯和蒙古国在“再工业化”和工业化建设中的迫切需求相互结合，可望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巨大动力和强大支撑。

有利因素之五，三国对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

这从“中蒙俄经济走廊”倡议提出之后三国的姿态日趋积极，短短三年里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即可得出明确的结论。相信随着“中蒙俄经济走廊”战略价值的进一步显现，这种积极推进的势头必将进一步增强。

四、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不利因素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有利因素是主要的，不利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努力消除、化解、规避不利因素，是实现其战略价值的必行之举。

第一，战略互信仍嫌不足。

中蒙俄三国间的战略互信具有很高的水平，但是战略互疑依然存在。对此，必须具有清醒的认识，努力予以化解。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战略文化上的明显差异，导致三国间的相互猜疑迟迟难以消除。三国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他们总是“牢记历史仇恨”，煽动对立情绪。对于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更是不断散布“经济扩张”“侵蚀主权”之类的恐慌或者“先谈领土再谈合作”之类的谬论。

在俄罗斯和蒙古，“中国威胁论”“原材料附庸论”“人口扩张论”等荒谬理论长期存在，甚至不断翻新花

样。俄罗斯某些人对中国扩大在蒙古国的影响还有着莫名其妙的担忧。

蒙古国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苏联的附庸国，难免给其留下心理上的阴影。蒙古国还有个防范中俄色彩浓厚的“第三邻国”政策。中国国内也存在“俄罗斯扩张本性难改”“蒙古国亲美亲日”等影响对俄对蒙关系的种种议论。三国的经济体量、投资与技术能力比较悬殊，对资源与市场间关系的认知差异较大，也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

以上这些疑虑，不可能不影响到三国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民意氛围和政策取向。如何正确看待历史，消除战略互疑，增强战略互信，成为三国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必须下大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第二，践行“合作共赢”理念时常不够到位。

切实践行“合作共赢”理念，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顺利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证。对此，中蒙俄三国领导人和精英层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具体合作中，践行“合作共赢”理念不到位的情况依然多有发生，成为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掣肘因素。

例如，提出项目建议时仅仅考虑本国本企业的需要而较少考虑对方的关切，甚至存在本国本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参与合作共建的企业不能树立文明诚信的企业形象，缺少造福当地的本地化思维，无视绿色发展的要求，造成水体和土壤污染，等等。这些都是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销蚀因素，必须通过强化“合作共赢”理念予以消除。

第三，融入世界经济的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制度规则标准存在明显不同。

俄虽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其对外经济制度远未与世界经济普遍规则接轨。特别是其战略产业投资制度、劳动移民制度、海关与税收制度，保护主义色彩相当浓厚。蒙古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三国政治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践行合作共识的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别。特别是蒙古国，政党轮替往往导致对外合作政策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如何构建体现“合作共赢”且有利于推进共建合作的规则体系，将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第四，外部势力渗透破坏，牵制干扰。

世界进入“后西方时代”“准多极时代”，美国维护日趋衰落的全球霸权的挣扎越来越失去理性，越来越不加掩饰地遏制新兴大国中国与俄罗斯的崛起，明确将中俄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拉帮结伙对中俄实施战略围堵，不断在中俄周边“生乱生战”。特朗普虽然派出代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但是视“



中蒙边境公路

“一带一路”建设为对美国霸权挑战的心态很难改变。

日本右翼势力坐大，复活军国主义的动作连连，千方百计离间中俄关系、牵制蒙古国发展对中俄的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更是从骨子里视为战略性挑战。

加之美日都对蒙古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可能造成的干扰不容小视。其他大国对“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也怀有复杂的心态，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国博弈及其可能带来的掣肘难以避免。

三国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均比较强大，他们戴着西方的有色眼镜，按照西方的“理论框架”，模仿西方的调门，极力抹黑、唱衰、干扰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在内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

这种大国博弈很难不影响到三国的民意氛围，甚至三国高层有关“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某些决策。

五、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点着力方向

为了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共建合作，三国宜着眼于实现其战略价值，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化解不利因素，在已经取得积极进展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力：

一要大力加强“民心相通”，切实消除战略互疑“民心相通”是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民意基础。促进民心相通的着力方向，在于加强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在于消除战略疑虑、增强战略互信，特别要消除历史形成的、现实存在的相互猜疑，化解相互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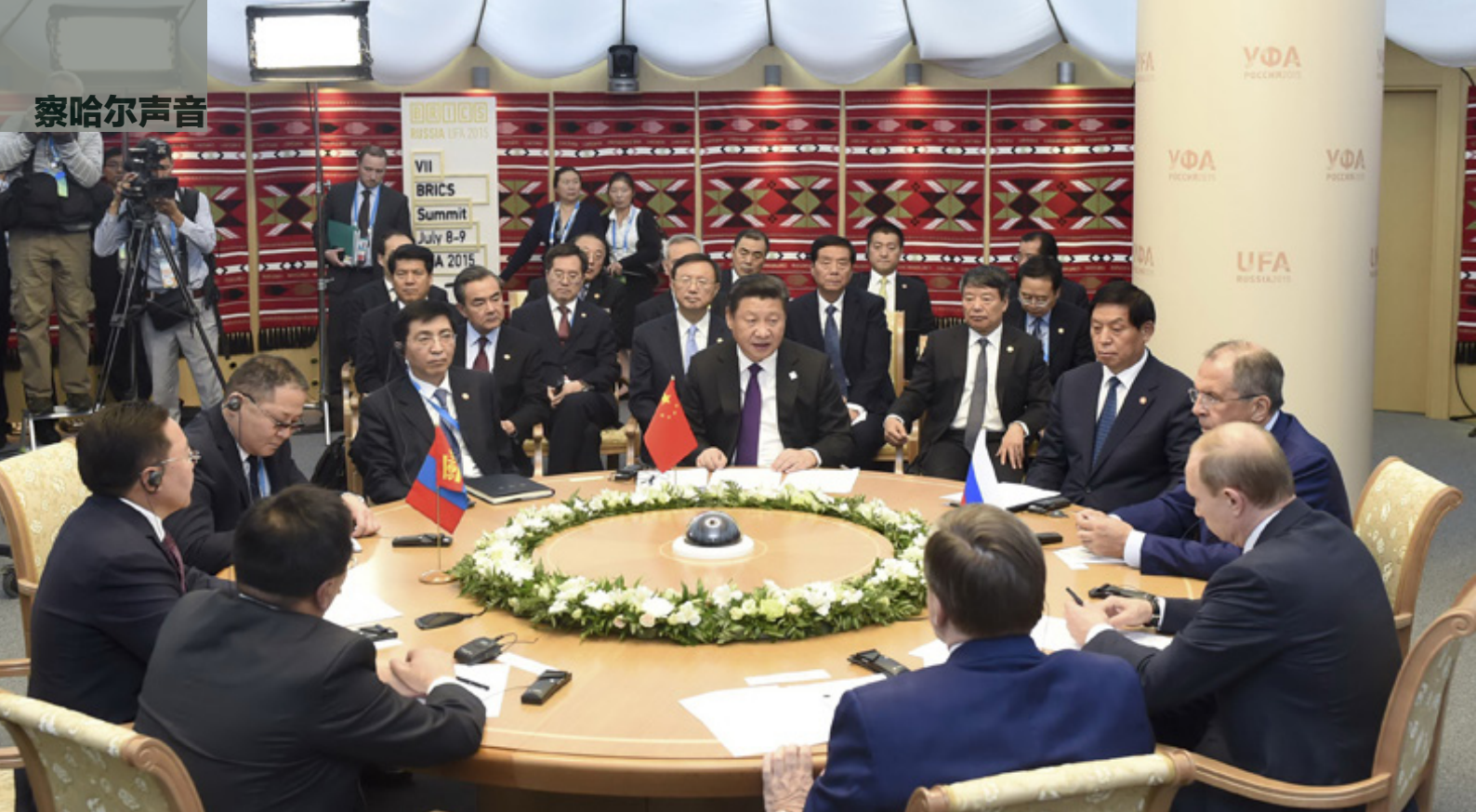
为此，需要大力推动三国间的人文交流、媒体合作、公共外交，打造“草原丝绸之路旅游带”“跨欧亚旅游带”“跨龙江旅游带”，使三国民众在更加广泛的接触中增进相互了解，以夯实合作共建的民意基础。

三国还应加强国民教育和舆论引导，有针对性地澄清批驳种种离间三国关系、干扰合作共建的荒谬言论，引导民众与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划清界限。

二要加强“政策沟通”，搞好制度规则对接。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各种合作机制正在陆续成形，从元首峰会、总理会晤到政府部门对口会谈，均已陆续展开。

下一步有必要建立三国政府间合作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专门委员会”，就各自发展战略、产业规划、法律法规进行对接；建立智库、媒体、政党、社会组织、企业家等领域的“中蒙俄经济走廊支持联盟”，加强对合作共建的动员和支持。“中蒙俄智库合作联盟”已经建立。该智库联盟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智库成员，加强与三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联系，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

密切跟踪“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进程，及时为合作共建提供智力支持，特别是要提出具有前瞻性、可行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共商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则制度体系十分重要，特别是海关、税收、环保、劳动移民等规则制度，对金融合作、贸易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工业园区建设合作影响重大，必须实现制度创新、标准对接，尽快消除瓶颈性障碍。

规则制度的对接与创新，必须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借鉴国际通行标准，照顾到三方的客观条件和实际利益，否则必然会磕磕碰碰、困难重重，严重影响既定目标的实现。

还要努力优化贸易结构、合作模式，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实现贸易便利化、投资少风险、兴业有支持。

三要切实将“合作共赢”原则贯彻于共建行动。

“合作共赢”理念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功的根本保证。只有真心实意地贯彻“合作共赢”理念，才能赢得信誉，赢得伙伴，赢得利益，项目合作才能取得积极进展，合作企业才能落地生根。各行为体均应争取做到，从项目规划到推进实施，每个环节都能够充分体现“合作共赢”的要求。“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所有参与者，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都必须透彻地理解自身利益与伙伴利益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兼顾、义利兼顾的深刻道理；必须努力践行新型义利观，重义轻利，多予

少取，先予后取，让合作伙伴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争取与合作伙伴结成“利益共同体”。特别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由于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牵动部门和企业多，更加需要强化“合作共赢”的“压舱石”作用。

要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必须树立“文明诚信”的企业形象、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弘扬“诚信为本”的商业文化，不能“利益通吃”，“抓一把就走”；不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要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必须在“本地化”上多做努力。要与当地政府、社会组织建立广泛的联系，千方百计令其把合资企业的利益视为自身利益。要尽量多吸收当地人进企业工作，加大公益事业投入，争取赢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与保护。

要贯彻“互利共赢”理念，必须践行市场经济原则。“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不是政治工程、经济援助，必须确保双方都能够赢得利益。“走出去”不是“送出去”，更不是“赔进去”。

另外，还要大力整顿贸易秩序，强化合法经营意识，这也是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刚性要求。

四要充分调动相邻地区和企业参与共建合作的积极性。

就中国而言，内蒙古自治区及东北各省，有条件成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排头兵”。这些省区应当把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视为扩大对外开放、振兴地方经济的大事，认真盘点本地区的需

求与优势，积极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纲要》，制定本省区参与建设合作的具体规划。

东北各省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下的交通走廊建设、边境口岸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以及商贸合作中，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有必要认真总结2009年中俄相邻地区合作纲要未能得到落实的教训，创新合作模式，制定新的合作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中国北方沿边重要经济带，在对蒙对俄合作中应着眼于自身优势的发挥，努力将“向北开放战略”融入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之中。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支持呼伦贝尔中蒙俄合作先导区建设的意见，既注重宏观布局又提出具体措施，值得充分肯定。

不论是内蒙古自治区还是东北三省，都应注意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黑河、绥芬河等沿边支点口岸城市在合作共建中的特殊作用。

企业是实施“中蒙俄经济走廊”各大项目建设合作的主体，充分调动企业包括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十分重要。特别要鼓励具有特色优势、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参与。要力求做到八方动员，协调行动，同时又要避免一哄而上，盲目投资。

五要努力防范和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

可能存在的风险既包括安全风险，也包括经济风险。多数风险是可控的、可防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于防范风险的能力、防范风险合作的成效。那种轻视甚至无视安全风险、盲目“乐观”的做法，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

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风险管控问题，既要从宏观环境上又要从具体项目上深入论证各种可能的安全风险及其规避、化解途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方案，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加强安保力量建设。中蒙俄三国政府与企业，应就风险应对措施达成共识，联手行动。

要充分发挥智库在防范风险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鼓励支持智库进行实地考察和系统研判，拟制准确系统的风险评估报告，制定切实可行的风险防范合作路线图。

要发挥企业在海外安保中的主体作用。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加大安全防范的财力、人力、装备投入。有备才能无患，在防范风险投入上不能吝啬。要建立针对性风险防范机制、风险防范力量，建立训练有素、设备先进、近似于“准军事力量”的安保力量。可鼓励安保公司“走出去”，“走出去”的安保力量一定要遵守对象国法律，争取对象国政府、军队、警方、国安系统的支持、配合，力避违规操作、单打独斗。

六要同“一带一路”“一带一盟”“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建设相互配合。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组成部分、“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关键性工程，必须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一带一盟”对接合作的总体框架之中，贯彻其总体要求，实现其总体目标。

应当以广阔的战略视野、全球战略的思维看待和谋划“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要充分考虑上合组织和“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建设的战略要求，努力促进地区合作组织的大联合，进而以上合组织为基础，联手欧亚大陆其他合作组织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网络，打造新兴力量统一战线，推动欧亚经济板块的整体崛起、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

七要努力抵御外部不友好势力及内部消极力量的干扰牵制。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根本宗旨是“合作谋发展”，而不是与其他大国主导的合作组织和合作项目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但是，坚持冷战思维的某些大国，特别是以遏制中俄崛起为战略考量的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对“一带一路”建设很难坦然处之。中蒙俄三国对于可能来自某些大国的牵制干扰必须有所准备，必须形成统一意志，合力予以抵制。

对于来自三国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和亲西方势力的干扰，也必须加强防范，努力抑制，从而夯实合作共建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战略价值重大，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同时存在。只要切实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排除内外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合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加积极的进展，从而实现三国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并且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做出重要贡献。

（完）



02 权威观点

庞中英：国际领导的悖论

作者：庞中英，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12月

中国终于开始追求国际领导（权力、地位、能力）。这是中国外交政策在经历了长达20多年（1991—2012）的“决不当头”（“不带头”）后，再次在国际上“出头”（中国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头”，在20世纪60年代则向世界“输出革命”）。这无疑是中国外交政策最大的变化之一。

中国的国际领导行为（确切地说是对国际领导的探索）包括很多：加强在联合国的存在和对联合国的贡献，“介入”（intervention）以前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些领域的麻烦、危机和冲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中担当领导，尽管这一领导仍然是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范下进行的，实质上是在多边气候治理体制中以解决严重的国内气候环境问题为主，而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贡献；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发展”上担当领导，因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说，中国而不是原来的“发达国家”成了他们需要的“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发展援助”的最大来源；在一些没有西方国家，尤其是没有全球霸权的地区组织中，例如正式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非正式的金砖合作（BRICS）中，中国担当了领导；在不“另起炉灶”的情况下，前所未有地发起成立了新的不同于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国际金融机构；至于提出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更是史无前例的国际领导。

目前，中国的国际领导有两个特征：第一，中国试图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在新领域的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塑造”作用——规则的制定者；第二，中国的国际领导行为或者领导能力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占据了国际领导地位。无论是在地区层次还是全球层次，中国尚未占据国际领导地位，最好的情况也许是在“接近”或者“靠近”这个领导地位。在未来，中国是否应该主动追求国际领导地位？在走向国际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克服何种内在矛盾或内在局限？在研究中国的国际领导议题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对国际领导的追求是否将走向全面和领先

在2006—2017年期间，朝鲜进行了6次核试验。中国外交部相应地发表了6份谴责朝鲜核试验的声明。在第一次声明中，中国罕见地用了广泛受到关注的“悍然”两字。但此后的声明，包括2017年9月3日的声明，中国没有再次使用“悍然”，从这个角度看，谴责朝鲜核试验的力度都没有达到第一次那么大。中国一直认为，尽管“中国当然也是解决半岛核问题不可

或缺的重要一方”，但是，朝鲜核武问题是朝美之间的问题，“半岛核问题的主要当事方是朝美两家”。尽管中国是“六方会谈”的主席国，但中国仅是向其他五国，尤其是朝美提供了“好场所”（good office），即协助——斡旋或者调解。朝鲜多次核试验，直接影响、侵害了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是中国东北经济长期衰落和人口（人才）流失的最重要外部根源。但是，中国一直坚持不超过“斡旋”方的角色。

我们必须承认，不管如何定义国际领导，担当“六方会谈”的唯一主席国的中国在充当国际领导。这是中国追求国际领导的重要案例。不过，“六方会谈”不能说是中国单独发起（initiate）的，而是中国与美国等磋商，从“三方会谈”逐步演变过来的。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行为说明，中国在事关全球核武（扩散）治理上的国际领导角色还不充分或不全面。

中国在与朝鲜核武问题同期的伊朗核问题上，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参与了有关协议的达成（《伊核协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解决伊核问题上的国际领导。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国际领导地位。但是，与朝核问题一样，中国一直认为，伊核问题的主要当事方是伊朗和美国，当欧盟和德国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领导的时候，中国以及俄罗斯仅仅是这一协议的国际保证人（目击者）而已。

国际领导意味着对全球（世界）的最大挑战承担主要责任（义务），是全面的领导。核安全和核不扩散是全球和平与全球安全上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议题。在未来，中国是否将在应对这些重大全球挑战方面发挥全面的和领先的领导作用呢？

二、从全球化的悖论到国际领导的悖论

以下，本文进一步讨论中国存在的内在矛盾如何制约了中国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以及中国追求国际领导地位。这是关于中国的国际领导议题的一个国内事务视角。

从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前夜）以来，中国对待全球化的态度、认识和政策经历了复杂而曲折（反复）的演变。中国一开始并不像今天这样喜欢、拥抱、急需全球化。今天在充分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放慢”“倒退”和“危机”的同时，中国支持全球化，甚至要推动“新全球化”，使用“一带一路”等工具驱动“新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世界，影响全球化的方向和结构是具有相当的国际领导能力的国家行动者（state actor）才可以做到的。中国目前谈论的“引导

全球化”“实现全球化再平衡”“纠偏全球化”，就是在发挥国际领导作用。尽管中国尚未有明确的国家的全球政策（a state's global policy），但“一带一路”等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全球化政策（policy on globalization）。

在本体论上，中国谈论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在认识论上，中国不提、忽略中国自身也存在着其他国家的“反全球化”现象或者行动。尽管中国使用了“全球化”，但其含义实际上仍然等同于“国际化”。中国很少谈国际上的“非国家行动者”（non-state actor），虽然中国在国内立法，管理早已在中国大量存在的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非政府组织（NGOs）。这样的关于全球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否将有效阻止全球化的放缓，抵制其他国家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政策，有效对付全球化在全球范围的危机（globalization crisis）呢？

国际领导意味着非常负责、智慧和妥善地处理（协调、平衡）国家利益的狭隘性和自私性与扮演国际领导（如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控制国家对全球公域的损害，甚至减少“贡献”全球公害）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



现实中，中国在上正处这样一个长期阶段，即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利益（“权益”）时，一些周边国家（从日本到印度、从韩国到印尼等）与中国发生了激烈的权益之争，尤其是“海洋权益”之争。

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主要是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越来越大，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通商国家（trading nation），中国更加需要贸易和投资的全球自由化。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经过多次“波浪”的“民主化”后形成的新的国际体系，恰恰构成对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政治制约（尽管这种政治制约还不足以制衡全球化在民主国家的负效应）。许多选民试图借助民主来应对（平衡）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即使对于一些威权主义的国家，如新加坡，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也不得不采纳更进一步的民主治

理。当然，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民主（国内治理），需要全球治理的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但目前，全球治理还不是“世界政府”“世界国家”或者“全球民主”（global democracy）。在一些美欧国家，选民针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已经通过民主做出了一次次的回应，甚至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黑天鹅事件”（如2016年英国举行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美国选出了普选票不足的特朗普为美国总统，如同英美两国当年领导全球化一样，今天他们领导全球化退潮）。

“全球化的悖论”（国内政治、国家主权与全球势力——全球化之间的折冲）说明处在全球势力和国内势力之间的国家（这里指民主国家）的处境是十分微妙的。全球化的悖论并不仅仅存在于欧美等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中，在中国等高度全球化的“新兴经济”中一样存在。只是这个问题尚未得到熟悉中国等“新兴经济”情况的全球化研究学者的足够重视和研究。笔者的观察是，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正经历政治经济转型的“新兴经济”中，有的政府长期采取“亲”全球化势力的政策，即支持金融、企业（公司）的高度流动（全面“对外开放”），大大降低外资在本国的交易（包括运营）成本，与享受国民待遇的外资组成了事实上（相对）稳固的联盟，改善外资的投资环境，而社会力量又很难有效通过政治过程监督和平衡这样的联盟，社会（包括劳动力及其家庭）承担了过高的全球化代价（如环境），导致全球化在国内政治上也一样发生问题。如果采取“亲”社会、“亲”劳动力的政策，则可能得罪投资者等全球势力而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就业。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构筑了一个本国权势者和全球势力的同盟，这一同盟是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一个中心特征。在这一类型的全球化中，以西方为基地的全球公司是主要受益者，中国付出了生态环境、“低人权”保障等代价。例如，中国积累起来的美元资本（“外汇”）又投资美国。借用苏联和中国等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货币回流”概念，全球的美元最终都“回流”美国。以前的“美元回流”是从中东如沙特和日本等“回流”美国，如今则是从中国等“回流”美国。“（在）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利用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等资源，普惠西方的消费者，本来以此稳定了西方的社会。但是，西方的“反全球化”者故意忽略了这一点，而是强调中国等导致了他们的失业等损失。中国的消费者面对着食品安全等问题，但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安排，“（在）中国制造”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商品并不存在食品安全等问题。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比欧美更严重，但受到全球化消极影响的普通中国人却难以通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进

程应对全球化的冲击。

如今，“走出去”的中国国有资本要求全球化标准的运营环境（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却遭到了西方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这些中国国家资本的各种制约。于是，“一带一路”就力图避开以“国家安全”限制中国国家资本的美欧澳等地区，而是深入到了非西方的广大地区，例如东南亚（新加坡是“一带一路”的最大受益者）、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但在有的非西方地区，例如同为“新兴大国”的印度，就与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略冲突。

在刚过去的这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不是领导（主导）者，领导（主导）全球化的是美国、英国、欧盟，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甚至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如今，中国要做全球化的领导（主导）者，可能遭到来自原来的全球化领导国家的抵制。这一点在中国发起设立新的国际金融组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除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条件支持并积极参加亚投行外，美日等仍然反对或者至少抵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

中国支持和领导全球化遭遇的抵制反映了国际领导的悖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中国追求国际领导不仅受到国际阻力，也遇到内部制约。中国似乎十分强调，甚至过度强调自己的“发展需求”“国家利益”“战略需求”“安全需求”。根据罗德里克的“全球化的悖论”，对主权的强调本身不利于全球化，这一轮全球化要“化”的对象恰恰是主权。中国驱动或者推动的“新全球化”到底应该如何对待主权？在中国驱动下，全球化是否将与主权和平、协调地并存，主权是否可以有效地防止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全球化是当代最大的全球问题。我们需要从全球问题的角度理解全球化。全球化带来问题。中国是全球问题的主要来源国家之一，即中国已经与美国一起成为全球问题的两个最大制造者。在气候变化领域，2015年中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与2009年中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的最大不同是，中国在巴黎最终坦承自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根源之一，并承诺为此采取措施，签署并坚持了《巴黎协定》。但是，全球问题的制造者变成全球问题的解决（治理）者，并非易事。这一点在美国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中国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性质的国际领导？

中国确实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甚至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是，这样的领导作用总是有其局限性的，而且从长期看，此种局限性并不会消失。如上所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成为其维权（“权益”）以及扩权（如追求海权）的方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国的

经验表明，由于以国际领导的名义追求了、实现了太多的国家私利，其国际领导地位慢慢地就不成立了，其国际合法性（international legitimacy）就慢慢地流失了，其追随者慢慢地就散去了。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说的是要以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公共财产或者国际公益）为目的，但在他者看来，实际上追求的可能是本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如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话语权”反映的地位）和实现其他国家利益（主权和安全）。如果确实如此，就会与中国追求的国际领导发生一定的背离。

例如，在“新疆域”（这一新出现的中文话语就极其容易被误解）议题上，在中国，许多人把两个问题混为一个。其一，认为“新疆域”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拓展，强调的是在这些尚未形成足够的、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的领域，中国要参与规则、规范和制度的制定，以便实现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拓展（把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塑造”成为规则、规范），而不是强调“新疆域”的非国家主权和非排他性。其二是“新疆域”治理（包括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治理和国家管辖之外的治理），即全球的有关利益和道德（正义）等攸关方采取集体行动，避免“新疆域”的“公地悲剧”恶化。前者与后者是两个问题，但目前在中国却高度地混在一起。既然是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新拓展，自然就把原来的国内治理延伸到了“新疆域”。如同其他国家行动者，中国参加“新疆域”的全球治理也难以做到“大公无私”。“新疆域”确是中国追求国际领导的机会，但是，中国必须考虑如何帮助国际社会减少“公地悲剧”，如何避免中国发起的倡议失之无效。



三、国际介入问题

从规范和道德的角度，国际领导意味着为匡扶秩

序、主持正义等而进行“国际介入”。中国原来的“不干涉”原则并没有放弃，如同其他国家没有放弃“不干涉”一样。“不干涉”对中国仍然具有抵御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作用。坚持该原则就是维持现存国际秩序。当下中国主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保护中国海外日益增大的利益，实质性的“介入”不可避免。

美国以国际领导的身份通过军事等强制力量（thecoercive）和非军事的“软实力”（soft power）等“介入”。美国“介入”是为了维持一些支持现有世界（国际）秩序的规范（国际规范是公共产品）。这些规范包括“保护的责任”（R2P）和“航行（飞行）自由”。在“保护的责任”上，美国介入了叙利亚冲突等，而在“航行自由”上，美国介入了南海争端。中国在借助已有的美国主张的这些国际规范介入全球问题上是有困难的，但是，“保护的责任”和“航行自由”这些国际规范对中国实际上也利莫大焉。在维护中国的全球存在时，从理论上讲，中国也应该使用已有正当性的现有国际规范。不过，中国要使用好已有国际规范进行国际介入，可能要对一些规范进行修改，而要修改，则要介入和发起有关国际过程。巴西等国家在“保护的责任”上有其不满的地方，为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西对西方主张和主导的“保护的责任”进行了建设性的修改，提出了“责任保护”倡议（The 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 initiative）。该倡议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领导型国家是生产、组织、提供、维护国际规范等公共产品的国家，其“介入”其他国家事务的理由是维护国际规范。顺便一提，创新国际规范是非常不易的，但修改已有国际规范是相对容易的。无论是创造还是修改国际规范，都不是一般的国际行为，而是国际领导行为。

四、克服内在矛盾

中国存在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内部制约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克服走向国际领导的内在矛盾？

第一，从长达近40年的参与全球化（“全球化在中国”“中国被全球化”“中国对世界的全球化”等）经验中，中国应该认识到上述罗德里克指出的那种“全球化的悖论”以及其他种类的全球化悖论。在没有意图和能力缓解“全球化的悖论”前，人们最好不要提什么“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或者“新全球化”。这样的提法如果转化为政策非但不能做到国际领导，反而会引起两大后果：一是引火烧身，成为“反全球化”或者“

去全球化”者更加明确的攻击或者针对的对象；二是容易被误解为“另起炉灶”，即被指责为中国矫枉过正，不是在现有世界秩序框架中解决全球化存在的问题，而是在一种想象的——却是替代性的、对抗性的世界秩序中，以全球治理的名义实现本质上新的全球统治。中国最好的提法是治理全球化（governing globalization）和治理“去全球化”，即有针对性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例如全球化掩藏的强者的进攻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全球化对合理的国家主权的侵害与空洞化，全球化对民主的制约，全球化对腐败、避税提供的方便等。治理全球化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也要重视和鼓励非政府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作用。中国政府应早日提出和实践治理全球化的任务。

第二，中国如果不满意已有规则，可以带头修改之。而新的国际规则形成中，中国可不再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塑造。但中国在国际政策上，是否充分声明了拥抱和支持“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open international order）？目前，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各种多边体制为标志）陷入大危机中。支持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中国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机会。但在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的领导作用，主要不在于主导或者控制国际规则的形成（强加自认为“有利”的规则或者在领导作用中夹带私利，迟早也是会伤及其领导地位的），而是在于寻求、支持具有正当性的普遍欢迎和普遍需求的国际规则。

第三，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就是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但是，提供了方案（处方），并不自动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全球治理）。从方案转化为全球治理有很复杂的过程。比如，“一带一路”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国家参加的集体行动（“共建”和“共享”）。“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一种结果。在尚未解决问题前，不能自我表扬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全球治理为目的进行国际贡献的国家方案，是受到国际社会欢迎的，但是，为实现国家利益（国家目标）而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往往要受到质疑，进而在推进过程中遭遇很大的阻力。后者实际上达不到全球治理的目标，反而带来新的全球问题。

第四，对于中国来说，仍然需要把全球治理中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等转化为国内治理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以确保国内治理的成功。在“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将很多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转化为国内治理的规范、规则和制度，加速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今，中国开始治理世界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停止了转化全球治理中的规则、规范和制度



联合国门前的雕塑作品“打结的手枪”

为国内治理的规则、规范和制度。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依靠的恰恰是国内治理的成功。

第五，作为国际领导，必然要国际介入，国际领导就是国际介入。国际介入可能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领导能力和改善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但是，要针对不同的领域（地区、国家）和议题区别对待国际介入议题。在东盟等亚洲地区，“不干涉内政”仍然是基本的国际规范，但是与以往不同，“不干涉内政”与“干涉”不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有条件并存的，甚至是积极互动的。

五、中国的国际领导展望

国际领导是中国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中国欲领导，中国能领导，中国在领导，那么中国是否将获得领导地位？

在有的领域，主要是经济、环境（气候）与（可持续）发展（包括如何发展，如新的开发融资）领域，由于中国目前拥有的比较优势，中国完全可以担当全球领导，也会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但是，这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危机和世界秩序危机（至少是困难）时刻提出真正可被接受的有效的“中国方案”，并带头“最佳实践”之。中国是否已经按照充当国际领导的新外交政策目标，在这些领域探索和追求实际的国际领导？这是不确定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可能的、可行的国际领导领域，中国的国际领导也受到内外制

约，面临其他领导型国家同样遭遇的国际领导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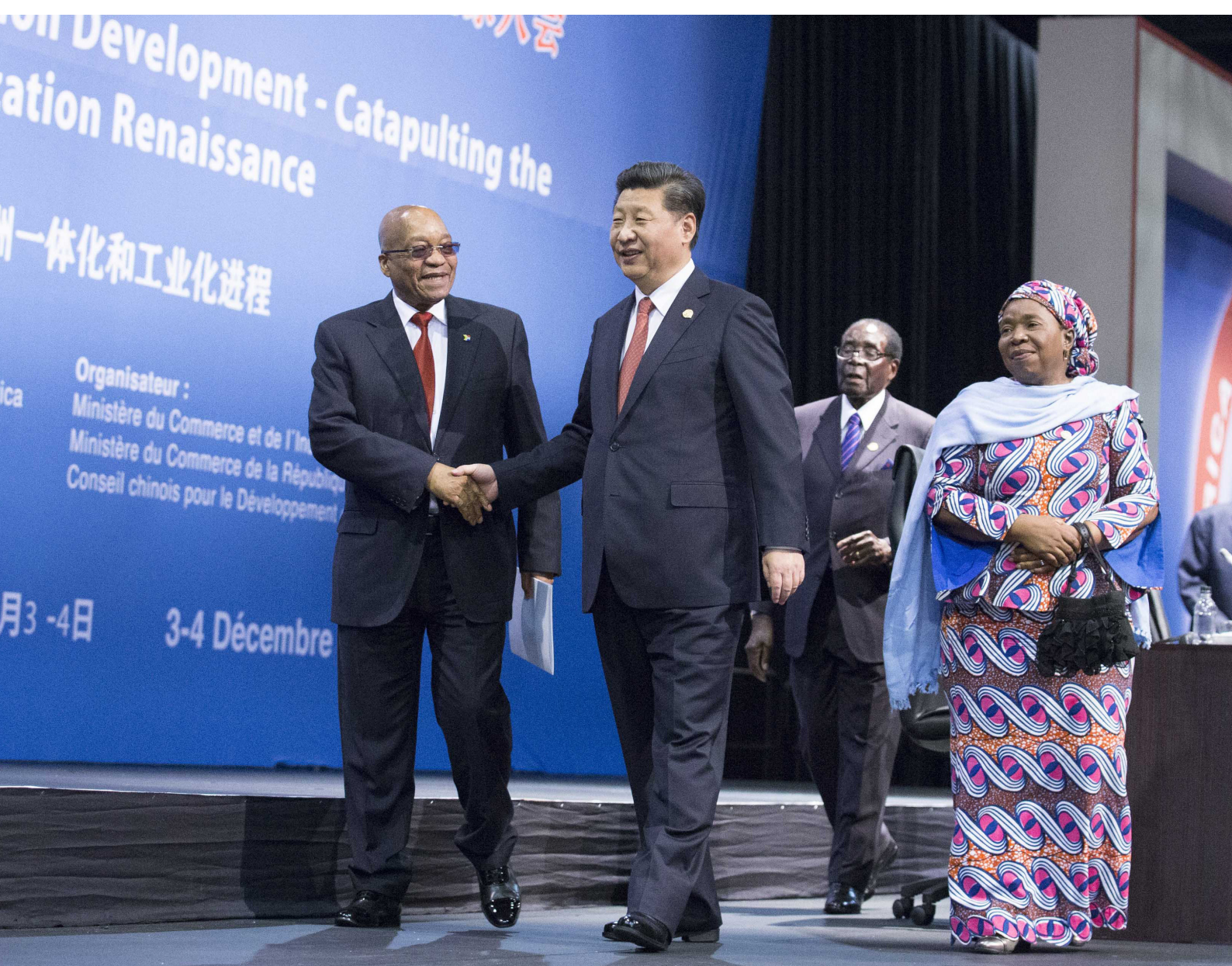
而在有的领域，主要是安全领域，例如在朝鲜核武问题上，中国要追求和充当国际领导则面临更大的制约。不过，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尤其是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中，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因为意愿的坚定、能力的增加和持续的国际需求，以及几乎毫无大的国际障碍而持续加强。

本文指出的制约中国国际领导（作用或者角色）的几个内在因素，对于理解发生中的中国的国际领导行为和未来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在强调中国在新的条件下发挥国际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时，不能夸大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国际领导作用。毕竟，中国的国际领导经验不足，尚未创造出不同于美国的国际领导的新国际领导模式。而且，中国一旦选择追求国际领导，将引发美国、欧盟（欧洲国家）甚至印度、巴西等的不同反应以及反制。这些国际反应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什么？中国因此在外交政策决策上是全面追求国际领导，还是只追求一种有限度的结构性的可持续的国际领导？这些问题还有待观察。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追求国际领导地位或者发挥国际领导作用时，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受到内部局限或者内在矛盾的制约。美国等国的经验表明，国际领导总是受到其内部局限或者内在矛盾的制约。这是国际领导悖论最为重要的方面。

（完）

Voices of Charhar



携手共进，谱写中非合作新篇章

Using cooperation to build confidence

That some Western countries' conflicts with China are increasing is a worrying trend, but all sides should be cautious enough to not fall into the Cold War trap.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West became more open toward China and its economy, and China adhere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make unprecedented economic achievements. Now, China is shifting from quantity growth to quality growth.

China has also made big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which have further increased in the past years thanks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itiative is not only fueling economic growth in all the involved countries but also improving local people's well-being. But the West may not appreciate such public products provided by China.

The world is paying greater attention to China because its increasing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s yielding more and more mutual benefits. So Beijing should use its economic advantage to take steps that would help other countries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na.

Also, China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how it presents itself 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example, it should let the world know its development model is not a nationalistic concept aimed at just boosting its economy, the model suits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it has also been learning from the good experiences and good practices of other countries. More important,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cooperation.

Author: Wang Yiwei, director of Belt & Road Research Center and senior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Jean Monnet chair professor at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ource: *China Daily*, January 13, 2018

China opens new chapter in Africa relations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paid an official visit to Rwanda, Angola, Gabon, and Sao Tome and Principe at the beginning of 2018, his 13th official visit to the continent since he took office. It has been 28 years tha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s list Africa as their first destination in the new year. The 28-year tradition shows how important China's ties with Africa are, making it put forward new goals for Sino-African relations every year.

The states in central, we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that Wang visited this year include landlocked, coastal and island countries that speak English, French and Portuguese.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 develops relation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on an equal basis irrespective of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s.

Wang's Africa visit followed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May and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October, and came prior to the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Beijing Summit. His visit, therefore, focu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FOCAC.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as been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embodiment of China's wisdom, in which Africa,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and huge potential, is a key participant. Just as Wang said, "Africa cannot be absent from the build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well as from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fact, Africa is not only a participant, but also a dominant player in the initiative.

The FOCAC came into being 13 years befo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the two share a lot in common. For instance, the FOCAC's five cooperative concepts of common, intensive, green, safe and open development correspond to the B&R's vision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The B&R-advocated policy coordination,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have already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continent.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can draw experiences from the FOCAC.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CAC has steadily pushed forward Sino-African cooperation by aiding 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enhancing capacity collaborations. The B&R's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s have driven Afric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leviated poverty, built railways, highway and aviation networks in the region, and promoted Africa's economic integration.

At the summit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in 2015, Xi Jinping, Chinese president, pledged \$60 billion of funding support for 10 major plans to boost cooperation with the continent. This includes a China-Africa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fund with an initial capital of \$10 billion, \$5 billion capital for the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Fund and the Special Lo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small-and-medium enterprises. China and Africa have signed about 250 deals worth \$50 billion since the Johannesburg Summit.

Sino-African industrial capacity cooperation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e railway connecting Addis Ababa and Djibouti opened in 2016, and the Mombasa-Nairobi railway was put into service in 2017, contributing to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along the route. This shows African countries are eager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response to Africa's strong demand for cooperation, China will hold the FOCAC this year in Beijing, which will be the first multilateral activity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is highlights China's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Sino-African ties to new heights in the new era.

Author: He Wenping, senior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researcher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With Netanyahu's visit, India pivots to Israel

Israeli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s six-day visit to India that began on Sunday is the first prime ministerial visit by a leader of the country since Ariel Sharon's trip in 2003.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broke protocol to welcome him at the airport. Modi's visit to Israel in July last year made him the first Indian prime minister to visit Israel since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ties. The exchange of visits within half year marks a boost in bilateral ties.

India attained freedom from Britain in 1947, a year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Bilateral ties progressed tardily because of India's stance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Due to its diplomatic principles and a large Muslim population, India took a clear stance against Israel's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and supported the creation of a state of Palestine. Therefore, the two countries did not officially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until the peace proces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1992.

India-Israel relations improved rapidly after ties were established. First, Israel became the main supplier of weapons to India,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export averaging \$1 billion per year. Second, two-way trade has seen an increase from \$200 million to \$4.16 billion during the past 25 years. Besides, b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raditional areas lik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griculture an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etc. In Israel's efforts to facilitate the signing of a civil nuclear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ndia, the US Indi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and assistance from 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For Israel,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India is not only about foreign trade and weapons sale. It also helps contain Pakistan. As an Islamic state, Pakistan firmly supports Arab countries and Palestine, but opposes Israel. Pakistan's atomic bomb is called "the asset of Islam," which is alleged to have posed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Israel.

Moreover, India is a major country of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the Third World. Therefore, its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can help reduce international pressure on Israel.

Yet India would not support Israel in its dispute with the Palestinians. Though New Delhi is developing prag-



印度与伊斯兰建筑艺术的完美结晶迈索尔皇宫

matic relations with Tel Aviv, it sticks to its stance on Israeli-Palestinian relations - in support of pea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Palestinians' attempt to make East Jerusalem the capital of a state they seek to establish.

Despite India sticking to its principled stand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issue,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India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n recent years since Modi took office.

First, Modi considers Israel as the main supplier of weapons and an important economic partner. He hopes that apart from arms trade, the two countries can also cooperate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joint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weapons, which can not only enhance India's capability to produce advanced weapons, but also help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under the "Make in India" slogan. That's why India canceled an order of \$500 million Spike anti-tank guided missile order from Rafael, an Israeli state-owned weapons and defense equipment maker.

Second, after frequent terrorist attacks in India, Modi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 cooperation, in which Israel is quite experienced.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Israel have aroused suspicion in India that Modi is getting too close to Israel. Traditionally, India has shown a preference for Arab countries over Israel, while Modi is now working to strike a balance.

As a Hindu nationalist, Modi is emotionally closer to Israel, yet he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a's relations with Gulf countries as well as Iran.

While working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Israel, the Modi governmen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relations with Arab countries, and will stick to its stance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Perhaps India can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uthor: Long Xingchun,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dian Studies at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urce: *Global Times*, January 23, 2018

专家视角

欧盟很不幸，危机发生时，民族认同日渐消失，而欧盟认同感尚未完全建立。其情形正如一百多年前俾斯麦断言——根本没有欧洲这回事？由于欧洲人口的代际交替，二战结束之初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退休，更加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连冷战也未经历过，欧盟作为一个和平计划日益被欧洲公众所遗忘。年轻人不再视欧盟为和平计划，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市场计划、管制或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欧洲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选择性支持是难解的症结。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转危为机还需“人和”》

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也正生成新的思维，我们既不把眼光滞留在中国过去的成就上，更不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的成就为参照系。不以赶超美国为目标，意味着我们不是以美国为标准观天下，而是以天下观天下，在此基础上摒弃那些源于海权与陆权相争的博弈思维，转而树立陆海联通、四海一家的理念。这是我们确立话语权自信，树立新全球观的应有之义。

——王义桅：《伟大复兴不以赶超美国为目标》

在全球合作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资本、技术以及人才都在加速全球流动和优化配置。在“过度敏感心态”下以莫须有的国家安全为借口来阻挡外来投资，其实到头来损害的同样是自身的利益。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对在欧洲投资做出的种种审查和限制其实也反映出一种相同的心态。

——贺文萍（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西方拿中非做文章缘于过度敏感》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更多地注重激活美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金融活力，这份报告客观上给中国敲响了“特朗普警钟”。这就是大国竞争说到底，争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社会公平与凝聚力，以及良好的货币、税收与国家宏观调节能力。中美竞争，谁能在经济、社会与体制等问题上“笑到最后”，谁的大国地位才能真正“走得更远”。

——朱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院教授）：《2018中美大国关系前景仍值得看好》

日本对中国越来越频繁的全球海底资源和环境，乃至地形地貌调查充满着对立情绪，日方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对靠近其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附近海域的海底调查，不仅担心中国提出海底地形的命名提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将冲之鸟礁视为岛屿，主张专属经济区及其大陆架。中国在海上实际调查获取的数据和资料，可以作为直接否定日本主张的有力证据。

——郁志荣（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太平洋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研究员、浙江海洋大学教授）：《中日“水面下”的这项激烈角逐，中国凭实力后来居上》

作为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家，尼泊尔需要平衡发展与中印的关系，尼泊尔政府和领导人首先应该是“亲尼”，根据尼泊尔的国家利益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与中印这两个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大国相邻，应该成为尼泊尔发展的机遇。中国在经济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能力强于印度，可以在帮助尼泊尔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印度应该予以尊重，而不是以经济制裁等手段迫使尼泊尔重新转向印度怀抱。

——龙兴春（察哈尔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级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印度对尼泊尔大选耿耿于怀，源于猜疑和嫉妒》

有了巴基斯坦的配合，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不一定胜利，但没有巴基斯坦的配合，美国必然失败。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付出和牺牲缺乏感激，可以说是非常忘恩负义，暴露了美国的傲慢、自私和不明智，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如果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得不到保证，巴阿地区就不可能实现安全和稳定。美国真要维护巴阿地区的稳定，那就要真诚地与巴基斯坦合作；如果表面是维护稳定，真实目的是维持巴阿地区一定程度的动荡，作为美军长期存在于该地区的借口，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达到他要的效果。

——龙兴春：《巴基斯坦无须为美国反恐失败承担责任》

所谓的美国优先，是由于美国的经济成为了资本型的经济，资本含量很高，所以需要一些地方来配合它。美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仅仅是GDP的增长没有意义，对于美国大选支持度没有好处，必须要增加就业，人民的幸福感才会增强。

——吴非（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美国优先”不是脱离国际秩序 而是以退为进》

特朗普的现实主义是求利不求名。但是特朗普对华的现实主义，似乎并没有达到特朗普的预期。在贸易上特朗普要得更多，在朝鲜核导危机上中国也没有满足美国的胃口。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力量也让特朗普陷入深深的焦虑中。因此，将中国视为“经济侵略者”，对中国实施更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成为特朗普的新选择。

——张敬伟（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2018年中美关系的变数》

英国虽然国力大不如从前，若加入CPTPP则经济实力仅次于日本。英国要加入，也要像日本那样去做负责任的成员国，要放弃掉一部分市场和贸易利益。这是英国无法做到的，一方面是英国政局因为脱欧而博弈加剧，府院之间、政党之间、执政党内部，都存在严重分歧和争吵。各方都牢牢抓住英国利益这个政治正确的道德之剑，挥向自己的政治对手。

——张敬伟：《英国加入CPTPP是伪命题》

以国家挑战为起点，以新历史周期开启为节点，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新的历史片段。特朗普的当选、所谓“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以及“特朗普时代”的不确定性，都是这个特定政治生态发展阶段的组成部分与关键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当选当然存在偶然性，甚至他的个人特质也正在挑战美国政治的底线，但其中那些必要的时代趋势成分，显然是美国政治进入新一轮变革与重组时不可避免的代价。

——刁大明（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延续、变化与走向》

温哥华会议尽管主观上未必对中国有善意，但客观上却有利于中国，因其不仅有效强化国际社会的（海上）制裁力度，且无需中国支付进一步开罪朝鲜的成本；遏制朝韩绥靖的可能趋势；更因此片面强化美朝敌意，从而变相缓和了中朝关系，故反过来，在事实上提升了朝核阴影下中国的相对安全。

——王鹏（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温哥华会议之于中国，主观不善但客观有利》

中国企业合理合法“走出去”，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开展投资并购业务，既是企业自身国际化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之使然。然而，我们今天遗憾地看到，美国有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质上却为保护主义逆流推波助澜，动辄把正当的商务交往和交易政治化、安全化，甚至直接贴上“间谍”的标签，这种泛麦卡锡主义的作为最终只能是损人不利己，把原本互利共赢的好事儿办砸。面对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监管攻势，也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外事机构行动起来，以政府对政府，以组织对组织，利用一起可能的手段和资源，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王鹏：《特朗普“狙击”中企，这个让中资赴美梦碎的机构什么来头？》

七年时间过去了，在中东强推的西方模式所导致的后果有目共睹。一国的道路选择，要从本国国情和民情出发，由本国人民自主决定，别国任何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同样重要的是，一国不能一再错失发展和变革的机遇，否则内部积累已久的问题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所利用，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

——王鹏：《回望“阿拉伯之春”应该反思什么》

中国方面而言，之前过分着力于中东欧发展中国家板块，导致面临英国脱欧状况变为“惊弓之鸟”的德国开始畏惧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可能分裂欧盟，中东欧国家有了中国这个外援，对于德法提出的类似“多速欧洲”之类的改革策略尽可以不予配合，客观上造成了“既成事实”的假象，让急于推动欧盟一体化的德国对于中国防范之心更强。

——夏国涵（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解读马克龙访华的主要成果和《中法联合声明》的内容重点》

Voice of Charhar

Insights of experts

Steady China-US relations are vital to ease tension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order to maintain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over the North Korean issu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hould cautiously deal with disputes over economy and trade, Taiwan, as well as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expecting further talks between all parties. North Korea needs to recogniz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determined to realize the goal of denuclearization, and the US should stop taking moves to inflame regional tensions. All parties should come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peace proces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uthor: Zhang Jingwei, senior fellow with The Charhar Institute.

Source: *Global Times*, “Washington trying to play spoiler as inter-Korean talks resume”

Although India has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economic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since Narendra Modi came into office, it is still far behind China. India should abandon the stereotype mind-set against China and give up its intention of allying with the US, Japan and Australia to contain China.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establishing mutual strategic trust is a prerequisite to India’s development.

Author: Cheng Xizhong, senior fellow at the Charhar Institute and a member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Source: The Charhar Institute

From Mnangagwa’s recent visits to African Union countries and to his attending the Davos forum, it not only signals that Zimbabwe wants to gain recognition from the world, but also shows the ruling party is ready to participat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and hope to attract more votes, China and Zimbabwe have maintained a long-term friendship that based on two countries’ complementary economics and frequen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He said, adding that she believed no matter which party wins the election, Zimbabwe will no doubt boost its economy, which a better China-Zimbabwe relationship will “certainly help”.

Author: He Wenping, senior fellow with The Charhar Institute. Chief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e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ASS

Source: *China Daily*

一带一路视点

“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创新全球治理的重要倡议，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印度都是关键的合作伙伴。两国需要克服各种困难乃至偏见，就各自的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的沟通和有效对接，找到两国发展战略的结合部，扩大合作领域，加深合作范围。

——何亚非（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国侨办原副主任，原常驻日内瓦代表、大使）：《中印能否在竞争中走进新时代》

国际社会真正稀缺的，不是石油、水、土地、黄金、资本，而是开放的态度、合作的精神、共赢的实践，以及有助于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智慧对接的制度。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多层面的公共产品，并将在新的一年甚至更远的将来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赵磊（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世界期待中国新贡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印度一直保持消极立场。2017年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有29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内的92个国家政府代表出席。印度不但没派遣任何有官方身份的代表出席，成为世界上拒绝“一带一路”最彻底的国家，而且还攻击“一带一路”造成某些南亚国家背上债务负担。“孟中印缅”举步不前，中国不得不提出“中缅经济走廊”；印度不回应“中尼印经济走廊”，中国会和尼泊尔先做起来。相信在2018年中国也无法改变印度人的思维和判断，但中国不会关上“一带一路”与印度合作的大门，等印度认识到符合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参与。

——龙兴春（察哈尔学会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高级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印度研究中心主任）：《2018，中印关系低谷后迎来转机？》

“一带一路”展示从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到中国建造（built by China）的转变。基础设施——民生先行的中国发展模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当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设施联通是一个立体、复杂、多元化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涉及领土主权、法律规范、技术标准、环境评估，更涉及政府、企业和个人，以及项目的设计、融资、施工、运营管理等众多领域、方面和层次，需要创新合作模式，克服各种困难，先试点再推广，久久为功，步步为营，逐步推进。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为何重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宁波舟山港“一带一路”航线达80余条

当今世界，法国有超越欧洲的全球影响力。法国的海域面积仅次于美国，是“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开拓非洲市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不二合作伙伴。这也是促使法国敢为天下先，开展与中国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战略合作的重要原因。

——王义桅：《中法关系为何敢为天下先？》

英国并非古丝绸之路国家，也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积极参与不仅对增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和降低项目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也对“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具有全球示范意义，它充分证明，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不久体现丝路精神，也在开启全球化新模式。

——王义桅：《英中何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未来中国企业在巴以地区的投资也将进一步增长，如何保证在投资增加的情况下，有效避免资金或者人员流入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是目前中国企业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以及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投资，也将是中国企业的一门必修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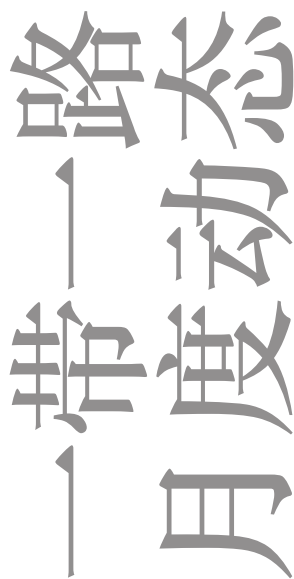
——黄日涵（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研究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在巴以争议地区投资，中企要小心》

中柬关系的“提质升级”在结果上表现为两国传统友谊得以延续，政治、经济、安全与人文关系实现全面发展，在过程上则依赖于双方在合作中加强彼此的政策对接、发展战略对接、基础设施联通与人文交往，而澜湄合作机制以其澜湄格局、澜湄速度和澜湄精神势必会为两国合作提供新的持续性务实动能。

——葛红亮（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澜湄机制助推中柬“提质增速”》

在中泰铁路久谈不决，中缅石油管道通而不畅，中越贸易起伏不定的状况下，“一带一路”在老挝的建设波澜不惊却稳扎稳打。亚洲“一带一路”建设看老挝，全球“一带一路”建设看亚洲，是故，2018将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老挝年。

——黎尔平（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2018，“一带一路”建设老挝年》



一带一路动态

· 政治经济

□ 1-6 亚投行：计划6月底前发行美元债

亚投行6日表示，或在今年6月底前首次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债券最低发行规模将为10亿美元，根据投资者需求，期限可能选择三到五年。亚投行计划将2018年总放贷额度限制在30亿美元之内。

□ 1-8 习近平会见马克龙：中法将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继续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密切同法方各领域合作，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马克龙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十分重要，法国愿积极参与。

□ 1-8 中泰两国央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中国央行8日消息称，已与泰国中央银行续签了中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保持为700亿元人民币/3700亿泰铢。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央行已相继与蒙古银行、阿根廷央行、瑞士央行、香港金融管理局等签署了总规模为635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 1-8 阿富汗总统表示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8日在总统府接受中国新任驻阿富汗大使递交国书时表示，阿方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视中国为永久和可靠的战略合作伙伴，并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 1-9 国务院：自贸区部分行业将放宽准入

国务院9日正式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定》。自贸区将在外资银行、航空运输、轨道交通、飞机设计制造、娱乐演出、粮食收购批发等16个领域调整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大幅降低投资准入门槛，扩大对外开放。

□ 1-10 习近平集体会见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议长

习近平指出，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和渠道，特别是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合作，共享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带来的发展红利。并对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体同中国开展高层交往这一新形式表示欢迎。



□ 1-10 李克强出席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

李克强表示，澜湄合作是首个由流域六国共同创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共商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中方愿与湄公河国家一道，打造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 1-11 商务部：中法企业签署多领域商业协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11日就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达成的经贸成果一事表示，中法企业签署了涉及核能、航天、养老、航空、环保、金融、能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商业协议，涉及金额约200亿美元，充分显示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战略性和多样性。

□ 1-12 俄方：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一带一路”协议将于近期签署

俄有关方面表示，“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在2018年年初签署。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此前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能够为双方带来更多经济红利，推动落实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投资等一系列经济项目。

□ 1-15 中国与巴拿马就“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交换意见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会见了巴拿马驻华大使施可方一行。双方就共同编制中巴共建“一带一路”双边合作规划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此外，中国与巴拿马自贸区建设进程也于近日启动，两国相关部门就自贸协定联合开展可行性研究并取得积极进展。

□ 1-16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总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

□ 1-16 中国与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

1月16日，中国与阿联酋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安排将正式生效，届时，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可免签前往对方国家，停留不超过30天。与中国全面互免签证国家再添1个，这是继斐济、塞尔维亚之后，中国与外国之间生效的第11个全面互免签证安排。

□ 1-17 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代表马文森在17日举行的“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研讨会上表示，联

联合国粮农组织期待多方合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对减贫和农村发展的影响。他还呼吁各方共同努力，实现“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减贫和农村发展目标。

□ 1-21 国家海洋局局长：2018年中国将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21日，全国海洋工作会议举行。国家海洋局局长王宏表示，2018年我国将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体安排包括，推动出台《“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规划》并召开海上合作论坛；提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圈”倡议；与俄罗斯等北极国家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 1-22 安倍发表施政演说提及“一带一路”

2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他在讲话中提及了“一带一路”倡议，表示“将展开合作，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此外安倍还表明了改善中日关系的强烈意愿，“将从大局观出发，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

□ 1-22 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发表“一带一路”特别声明

22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智利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会议通过了《圣地亚哥宣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优先领域）共同行动计划（2019- 2021）》，还专门通过并发表了《“一带一路”特别声明》。

□ 1-23 杨洁篪会见塞尔维亚前总统：愿加快“一带一路”与塞对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23日在京会见来华考察的塞尔维亚前总统、塞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主席尼科利奇。杨洁篪说，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加快“一带一路”倡议与塞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合作，惠及两国人民。

□ 1-23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审议通过

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会议强调，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我国现有司法、仲裁和调解机构，吸收、整合国内外法律服务资源，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依法妥善化解“一带一路”商贸和投资争端，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 1-24 乌拉圭总统盛赞“一带一路”

乌拉圭总统巴斯克斯24日在总统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巴斯克斯表示，乌方有强烈意愿同中方推进自贸协定商签工作，进一步深化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乌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愿发挥自身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共建进程，成为“一带一路”面向南大西洋的重要节点。

□ 1-25 商务部：去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贸易额达7.4万亿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2018年准备在以下四个方面开展相关工作：一是加强与有关国家的战略和规划的对接；二是通过双边、诸边等协定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三是继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更新发布具体国家的投资指南；四是指导企业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



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 1-26 《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发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白皮书说，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中国鼓励企业参与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依法开展商业试航，稳步推进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利用和常态化运行。中国主张在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 1-28 中日外长会谈 日方积极表态“一带一路”

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到访的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举行会谈。双方认为应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加强互利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日方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探索三方合作表明了积极态度。双方同意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 1-31 王毅会见阿联酋国务部长 中阿共建“一带一路”

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来华访问的阿联酋国务部长苏尔坦。王毅表示，中方愿同阿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尤其是能源领域的全产业链、全方位合作，打造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样板工程。苏尔坦表示，阿方愿采取更多积极举措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深化两国能源领域战略合作，拓展经贸、文化、社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参与阿发展建设项目。

□ 1-31 李克强同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指出，要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扩大双向投资，提升高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比重，打造新动能合作增长点。特雷莎·梅表示，英方愿同中方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探索在创新、金融、保护知识产权、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动态

· 企业投资

□ 1-8 中欧班列（重庆）率先进口医药通信产品

中欧班列（重庆）2017年共开行663班，超额完成年度开行目标。中欧班列（重庆）率先在全国进口了医药和通信等产品，欧洲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至重庆，再通过航空运输至4小时航空范围内的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

□ 1-8 中企承建斯里兰卡最大水库竣工移交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斯里兰卡中部莫勒格哈坎达水库项目8日举行竣工移交仪式。该项目是斯里兰卡最大规模的水利枢纽工程，其蓄水能力为5.7亿立方米，发电能力为25兆瓦。项目建成后不仅解决了下游大片区域用水问题、提升了汛期防洪能力，还将明显改善区域供电质量。

□ 1-9 南非与中企探讨建设莫洛托走廊铁路

南非铁路许多路段已经超过使用年限事故频发，为改善这一现状南非交通部制定了铁路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投资130亿美元在未来20年升级全国铁路网络。目前南非正与中国企业讨论建设莫洛托走廊铁路，这项合同金额将达46亿美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1.25万个工作岗位。

□ 1-10 “一带一路”沿线中国企业合规经营培训班举行

1月9日至10日，中央纪委、国务院国资委与世界银行共同在京举办“一带一路”沿线有关国家中国企业合规经营培训班。来自世界银行廉政局、国内外企业合规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40家中央企业代表围绕廉洁合规、制裁机制、采购流程等专题进行深入交流。

□ 1-10 中国11个自贸试验区全部设立服务中心

为了更好地满足企业需求，中国贸促会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部设立了服务中心，并于1月起正式运行。服务中心将建立综合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向区内企业及时发布国内外政策法规变化、风险预警等方面信息，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和理性投资。

□ 1-12 中尼跨境互联网光缆正式开通

1月12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与尼泊尔电信公司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两国跨境光缆开通仪式，标志着尼泊尔正式通过中国的线路接入互联网。这一互联网跨境连接工程历经三年半的艰辛施工完成，为中尼两国间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成功的样本。



上海自贸试验区

□ 1-12 中企承建公路打通刚果（布）经济大动脉

由中国建筑集团承建的国家一号公路打通了刚果（布）的经济大动脉，将布拉柴维尔至黑角的单程时间缩短至6个小时。过去两城之间每天往来车辆只有100多辆，新路修通后每天通行车辆可达4000辆。

□ 1-15 哈萨克斯坦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

哈萨克斯坦国家天然气运输公司15日发布消息称，该公司日前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达成协议，向中国出口的天然气规模将增至每年100亿立方米。中哈双方计划建设新的压缩机站，同时大幅增加“贝纽-巴佐依-奇姆肯特”天然气管道的运输能力。

□ 1-16 “义新欧”班列全年发送14910个标箱

1月16日，浙江省商务工作会议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义新欧”已开通9条运输线路、沿线设立4个分支机构、8个海外仓和5个物流分拨中心。2017年全年，班列往返运行168列，发送14910个标箱，比上年增长84.3%。“义新欧”中欧班列已成为全国运行线路最多、市场化程度最高、运行效率领先的中欧班列。

□ 1-17 中土合作天然碱加工及配套电站项目投产运行

中国和土耳其合作建设的250万吨天然碱加工及配套电站项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西北的卡赞镇正式投产运行，据介绍，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于2013年初与吉内尔集团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所使用设备，尤其是大型成套设备多数为中国制造。

□ 1-18 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通航量四年翻番

原中国民航局副局长、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李军18日在“第三届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上表示，到2017年底，我国有26家航空公司从国内47个城市口岸通航35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80个城市，航班量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时增长120%。

□ 1-18 全球贸易观察大数据系统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由国家信息中心“一带一路”外贸大数据研究所研发完成的贸易大数据系统--《全球贸易观察》18日正式上线运行。该系统提供了129个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数据，覆盖全球所有重要经济体，完整展示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数据。

□ 1-22 中企将全面运营比利时泽布吕赫集装箱码头

中远海运港口公司22日在布鲁塞尔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务局签署了泽布吕赫港集装箱码头特许经营权协议，这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落户泽布吕赫港。泽布吕赫港是比利时第二大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比利时副首相兼经济和就业大臣佩特斯表示，这个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助于巩固两国的贸易关系，同时也将提升泽布吕赫港的国际地位。”

□ 1-23 中企在斯建设南亚第一高塔主体竣工

记者近日获悉，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区的莲花塔主体工程已经完成，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工人正在内部进行紧张施工。该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采用中国标准设计和建造的电视塔项目。2012年奠基，预计今年5月完工。

□ 1-24 马来西亚引进中关村“藤蔓计划”

马来西亚安邦智库24日与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在吉隆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中关村“藤蔓计划”引进马来西亚，帮助马大学生到中关村实习。“藤蔓计划”由中关村一带一路产业促进会策划并实施，是中国首个服务于高新技术企业及机构的“一带一路”国际人才计划项目。

□ 1-25 中企将建科伦坡港口综合建筑

斯里兰卡大都市和西部省发展部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斯政府已经和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港湾）签署合作备忘录，中国港湾将投资10亿美元，建设科伦坡港口城内首个综合建筑群。据了解，由中国港湾投资建设的综合建筑群将于今年年中开工，主要包括3座高层办公楼，未来这座综合建筑群将成为港口城内金融业的办公场所。

□ 1-29 巴基斯坦瓜达尔自由区开园

29日，巴基斯坦瓜达尔自由区举行开园仪式，巴基斯坦总理沙希德·哈坎·阿巴西在致辞中表示，几十年以来我们都在设想瓜达尔的发展潜力，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开园仪式上，阿巴西总理授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特别贡献奖”。为期两天的2018年瓜达尔国际商品展销会也同时开幕。

□ 1-30 中哈联合举办招商推介会

近日，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方联合举办招商推介会和项目签约仪式，来自中哈两国的上百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签约项目35个，总投资额达201亿元。

一带一路动态

· 社会人文

□ 1-5 甘肃在8国成立了岐黄中医学院 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渐受欢迎

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使中医药交流合作在丝路沿线变得频繁,中医药在沿线国家逐渐受到民众欢迎。尤其像吉尔吉斯斯坦,其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密切,中医文化与针灸诊疗在当地基础好,群众认可度高。

□ 1-9 黎巴嫩高等音乐学院成共建“一带一路”典范

中国政府援建黎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立项换文签字仪式9日在位于贝鲁特市中心的黎巴嫩总理府举行。中国驻黎巴嫩大使王克俭表示,该项目将成为中黎友好的重大标志性项目以及中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民心相通的成功典范。

□ 1-12 成都将发“一带一路”奖学金及东盟艺术奖学金

从今年起,成都市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发放“一带一路”留学生政府奖学金。同时,成都市还设立东盟艺术奖学金,除了来自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之外,成都市国际友城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美国家的优秀留学生也在资助范围内。

□ 1-18 中国“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交流初具成效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18日表示,2017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专利申请公开量为5608件,同比增长1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申请专利4319件,同比增长16.8%。“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交流初具成效。

□ 1-20 柬埔寨国公省放映中柬优秀电影

“露天电影院--第二届中柬优秀电影巡映”活动日前走进柬埔寨国公省,为中国华电额勒赛(柬埔寨)公司员工和国公省老百姓带来了优秀的中柬电影。柬埔寨国公省政府行政办副主任索森吞表示,本次活动将为进一步巩固中柬两国各领域长久牢固的合作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 1-27 “丝路墨华-中国青年书画家作品展”在泰国举办

1月27日下午,“丝路墨华-中国青年书画家作品展”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亮相,并为2018泰国“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预热。中泰嘉宾、艺术家及民众100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由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联合主办,持续至2月5日。

□ 1-30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首年考古调查公布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青海段)首年考古调查30日在青海西宁公布,该考古调查旨在明确南亚廊道的主线和复线,再现各时期交通网络及古道的变迁沿革,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系列跨国文化遗产申遗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和
公

活动预告
Upcoming Event

南南合作与女性发展论坛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Female Development Forum

此次南南合作与女性发展论坛由联合国妇女署与察哈尔学会共同举办，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至六点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行。本次论坛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南南合作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脱离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将探讨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如何使得当地妇女受益。

会议信息：

主办：联合国妇女署，察哈尔学会

时间：2018年3月28日(周三) 14:00-18:00

地址：北京大学燕京学堂

参会人员：100-120人，面向社会开放报名，免费

会议背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性别平等，而南南合作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性别平等上，扮演重要角色。本次论坛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南南合作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妇女脱离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同时，也将探讨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如何使得当地妇女受益。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Forum is co-hosted by UN Women and the Char-har Institute. It is held in Yenching Academy of Peking University at 14:00-18:00 March. 28th, 2018. This forum aims to discuss how to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ia South-South collaboration and how China's investments can benefit local women in those countries.

Basic information:

Organizers: UN Women, The Charhar Institute

Time: March. 28th (Wednesday) 14:00-18:00, 2018

Venue: Yenching Academy of Peking University

Participants: 100-120 participants, open registration, free of charge

Forum backgrou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cluding gender equality. This forum aims to discuss how to reduce poverty and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rural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via South-South collaboration and how China's investments can benefit local women in those countries.

联合国妇女署 察哈尔学会
2018年3月15日

UN Women, the Charhar Institute
March 15th, 2018



察哈尔学会
The Charhar Institute

微博: @察哈尔学会



微信公众号: 察哈尔学会



Twitter: CharharINST

Facebook: The Charhar Institute 察哈尔学会

